

热爱

陈景文诗选

社会读本

REAI
CHENJINGWEN
SHIQUAN
(SHEHUIIDUBEN)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热爱

陈景文诗选

◆ 社会读本

REAL
CHENJINGWEN
SHIXUAN
(SHEHUIDUBEN)

● 作品选止 2001 年末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爱: 陈景文诗选 / 陈景文著.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5

ISBN 7-5316-4015-5

I. 热... II. 陈... III. 政治抒情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T2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6877号

热 爱

Re ai

——陈景文诗选 (社会读本)

主 编 / 张雪燕 郑万峰
审 定 / 孟广智
责任编辑 / 安振家
装帧设计 / 安 璐
出 版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20
印 张 / 33.4
插 页 / 24
字 数 / 600 千
版 次 /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20 000
定 价 / 50.00 元
书 号 / ISBN 7-5316-4015-5/1·140



祖国

我对你许诺

我爱你的全部

哪怕是一条贫瘠

连起的一片沼泽

我也是你沼泽上面的丹顶鹤

哪怕端起的猎枪

对准了我的负荷

我也会用紧贴你的高度

那姿势的优美

完成最后一个动作……



关注社会矛盾，笔触触向
政治问题，对前进的社
会给予积极影响，
读之使人振奋。

为

景文同志诗集

题句

臧克家



诗坛泰斗臧克家为陈景文题词(1987年)

时代放歌奖授奖词

由于诗人陈景文的政治抒情诗在全国产生的广泛而积极的影响，由于他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激昂奋进的精神意蕴，由于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政治抒情诗，中国诗歌学会决定授予他“时代放歌”奖，旨在肯定和表彰他以诗人的艺术使命感，关注祖国命运、表现历史前进的热忱，旨在弘扬主旋律，倡导多样化、繁荣诗歌事业。

陈景文创作现象，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继承意识，他自八十年代初，沐浴着新时期的阳光登上诗坛，便以不可遏制的激情为人民歌唱，是以祖国为倾吐对象的不懈歌者，他相继出版了《人生之歌》、《灼热的情思》、《爱在燃烧》、《青春林里相思树》、《与你倾诉》等18部诗集和多部电视诗歌专辑并同时出版了录音盒带及CD光盘。他以激越的豪情、丰富的想象、雄健的风格、优美的情思，描绘了时代的崭新风貌。特别是1999年《祖国，我对你许诺》的出版和诗歌朗诵演唱会的隆重举行，以热烈的反响提高了政治抒情诗的声誉。最近，为迎接建党80周年，他又出版了《党旗下的诉说》和《人民的思念》两部诗集，前者热诚讴歌了建党以来为革命献身的百名英烈，以诗的形式建构了气贯长虹的英雄榜；后者是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的10首长诗，以恢宏的气氛和多彩的笔墨，描画了世纪风云和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前仆后继英雄交响诗中动人的乐章；是以歌颂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前赴后继为主要内容的深情记录。

我们感谢他为弘扬主旋律所做出的奉献，我们感谢他对诗的热爱与忠诚。

· 2001年6月 ·

全国各大报刊对陈景文作品的评论摘要

- 陈景文的诗作充满着哲理意蕴和人情魅力，同时又具有男子汉的轩昂气度。

摘自《人民日报》1994年1月14日

- 《与你倾诉》标志着陈景文诗歌美学的拓展，他的爱情诗不局限于纯情，而是通过梦幻的轻柔、现实的严峻、初恋的甜蜜、责任的凝重、邂逅相遇的心旌摇曳与分道扬镳的感伤痛苦，来表现男性的阳刚之美和人生价值。

摘自《光明日报》1994年1月14日

- 这个从“我认得第一个字的时候便是家族史上扫盲的开始”的农民，经过了曲折的人生历程却葆有昂扬的进取精神和拼搏意识，读者会随着他的诗句去窥探心灵的奥秘，去谛听时代的足音。

摘自《工人日报》1994年1月15日

- 陈景文吟咏人生爱情的诗集，展现了一颗年轻而敏感的心灵历经磨难而走向成熟的过程，手法独特，语言新颖。

摘自《中国青年报》1994年1月21日

- 陈景文的爱情诗是审美个

性、创作主体的男性心理与男性文化的统一，对诗与时代情绪的内在关系，在强化主题意识融入理性方面已构成了“陈景文现象”。

摘自《中国文化报》1994年1月14日

- 陈景文的作品在促进社会向文明发展中起了健康的作用，所以文学使命也赋予了他新的意义。

摘自《诗歌报》1995年7月号

- 陈景文诗歌的阳刚之美体现了人生价值，每个读者都会从他的诗里找到自己，重温一段情的凉热和爱的悲欢。他的诗风明丽热情，让人们随着意味隽永的诗句去寻觅爱情的真谛，去思索文化的流变，去体会男子汉的雄性风采。

摘自《诗刊》1994年第2期

- 我们无法否认景文同志的才华和他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这个农民的儿子有着复杂坎坷的生活经历，当他拿起笔进行创作时，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深深感到景文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光明的

讴歌，以及景文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和火一样的热情，可以说景文走上诗歌的创作道路，就给自己寻找到了一个永恒的主题——热爱生活，向往未来。

摘自《中国青年》1988年第3期

● 随着岁月的流逝，陈景文从少年步入了青年时代，完成了对家乡对祖国朴素的爱，到坚贞不渝真切深沉的爱的过渡。

摘自《博览群书》1988年第6期

● 景文固然是沿着田垄向金秋跋涉，多年来凭着锲而不舍的那份孜孜不倦，看过他作品的人无不说他感受人生中那些积极上进的诗句，是凭着千金难买的创伤沉淀化为财富后与你倾诉的。

摘自《新闻出版报》1994年1月29日

● 他是想通过真诚的呼唤告诉人们，磨难可以丰富人的生活阅历，应该把不幸的往事看作是有幸的人生，你曾拥有苦难你就会拥有财富。他通过对诗歌美学的开拓，又通过文学的昂然视角，给人以进取的力量，给人以生活的启迪。他敞开坦坦荡荡的胸怀，去呼唤柔情如水的感情世界。

摘自《经济日报》1994年1月22日

● 他是以男人的视角触摸女人的内心世界，其崇高、其雄壮，也是值得从事女性文学的人们来研究的。

摘自《中国妇女报》1994年1月15日

● 阳刚之气呈现的雄性风采是陈景文爱情诗的最大特点，他用饱蘸激情之笔描绘深刻的体验——《与你倾诉》

摘自《北京日报》1994年1月15日

● 对这些现象的深刻剖析加入作者独特的感情体验，陈景文的低吟浅唱也伴着男儿的呼啸。

摘自《北京晚报》1994年1月16日

● 爱情是不可逾越的人生阶段，热恋、失恋、第三者、外遇、离婚、喜新厌旧等现象和心态；情人风、下海潮引发的家庭裂变；独身女、痴情男往来情深却不成眷属的感情纠葛；街头女孩、酒吧透视、舞厅陪伴、老板秘书等沉痛的阐述和浪漫的笔调；回首往事的欢声和对现实生活的辛酸思考的曝光，织成了陈景文别具一格的爱情诗的风景线，人们都可以从那里找回一段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人生的感觉。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1月22日

● 他高扬理想的风帆，高唱奋进的信仰之歌，你仿佛听见流泉在奔涌、火山在喷发，你的眼前是一片熊熊烈火，耳边则是洪钟长鸣。于是，你受到了感染，你也热血沸腾起来，你甚至被他那结实而有力的诗句击溅出智慧的火花，重新唤起了我们阅读长篇抒情诗和爱情诗的热情，这是陈景文对当代诗坛的贡献。他的创作鲜明地烙印着他独特的个性，既有磅礴的气势，又不乏生活的气息和形象感。陈景文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美学理想都熔铸进这些意象和词句中，因此，他的诗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和精神力量。

摘自《文艺报》1997年11月14日

● 应该指出，陈景文的创作是将豪放与细腻、激情和哲理很好地统一在一起，特别是跳跃于诗中的哲理警句，更是令读者津津乐道。我们看到除了诗言志的人格以外，陈景文在这方面似乎有特别的天赋，他常常是不假思索，哲理和格言便脱口而出，而且没有任何外加的痕迹，这大概也是他的诗

歌富于魅力的另一个因素。

摘自《中国诗人报》1998年11月6日

● 陈景文是个富于激情的人，从他的爱情诗里，我们不只读到了他的爱情心理历程，读到了他在爱情过程中的种种充实体验，也读到了他像常人一样也有过的心猿意马，对爱情波折的苦痛不安，我们更从中读到诗人的执著与坚韧，他坚信：“总有力量在鼓舞明天，希望的灯盏久燃不灭。”使普通人不经意流逝的情感重新呈现在人们眼前，然后让人们为之惊叹，为之猛醒，重新认识和安排生活。诗人创作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摘自《中国文化报》1998年7月16日

● 景文的诗写得明白畅晓，歌词也极妙……可惜更多的聪明脑袋悟不透此间的玄关奥妙，这就是生活。

摘自《南方周末》1996年3月1日

● 陈景文的创作，总是以激扬奋发的精神为基调，以歌唱时代、歌唱祖国、歌唱生活与爱情为主要内容，以明白晓畅、音韵铿锵、让大多数读者喜闻乐见为审美特征，这种诗风既

是对中国新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今天多之驳杂的诗歌创作现状中，得以独自生存并放出异彩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景文的诗能得到大多数读者的欣赏和认同，能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除了诗歌内容的积极健康，表达的明白晓畅的特点外，还有就是他能充分地与现代传媒结合、与朗诵艺术结合、与音乐结合，他的诗制成了许多录音磁带和电视音乐文学专辑，这样就大大地扩大了他的诗的传播空间和艺术的效果，这对于有的诗人所坚守的所谓的纯诗写作、致使书斋写作艺术生命萎缩，的确也值得我们思考该如何拓宽诗的路径了。

如果不认为我们是在夸大其词，陈景文诗歌的创作是在为我们，是在为诗的生存发展注入一种活力和生机。

摘自《诗林》2000年第3期

● 陈景文政治抒情诗创作的突出特点是高扬爱国主义的主题，几乎每首诗作中都能令人读出对祖国怦然心动的热恋之情结，难怪高洪波同志评价陈

景文“是一个以祖国为倾吐对象的不懈歌者”。

陈景文的诗歌在充满火热激情与时代气息的同时，也体现了一个极大的特色，就是朴素、晓白、明快、直抒胸臆，而且充满哲理和警句。他炽情地唱，他激荡地歌，所以，他的朴素赢得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以其诗歌精神内核打动吸引读者。

摘自《中国诗人通讯》2001年1月28日

让新时代的诗歌走向人民心灵

著名诗人陈景文访谈录

《诗刊》记者 / 阎延文

记:作为坚持政治抒情诗、朗诵诗创作的诗人,您的作品形成中国诗坛一道独特的绚丽风景,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关于您的作品的几项大规模活动,都使读者的诗情达到了激情洋溢的高潮,中国作协书记处高洪波书记、吉荻马加书记都先后出席并评价您给中国诗坛争了口气,认为陈景文现象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继承意识,以不可遏制的激情为人民歌唱,是以祖国为倾吐对象的不懈歌者;您的多部作品都以激越的豪情、丰富的想象、雄健的风格、优美的情思,描绘了时代的崭新风貌。为此,中国诗歌学会还授予了您“时代放歌”奖,高度评价您“以热烈的反响提高了政治抒情诗的声誉,以诗的形式建构了气贯长虹的英雄榜,以恢宏的气氛和多彩的笔墨,描画了世纪风云和历史前进的步伐。”您认为政治抒情诗、朗诵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体裁,在当代诗坛应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

陈:首先谢谢您的采访,更感谢您对我的创作用了“坚持”两字,说明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创作之间的关系。虽然说我写了很多不同形式的诗作,但确实是以这种抒情诗创作为主体的。毋须讳言,就目前的诗歌创作而言,因为复杂的原因使这种创作缺乏了。如果说这是一种特殊的诗歌体裁,它就特殊在除了艺术修养之外作者所需的胸怀与气度,还有对于时代引吭高歌的责任感。诗歌不可能游离社会之外,叫做“政治抒情诗”没有什么不好,一度,由于对极“左”的深恶痛绝,这种提法也被视为贬意。其实,古今中外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慢说屈原的《离骚》、李白的《将进酒》、白居易的《琵琶行》、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岳飞的《满江红》、毛泽东的诗词,我说就是被誉为朦胧诗代表作的一些作品,也脱离不了政治的底蕴,其实就是政治抒情,无一不带

有作者对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和个人体会。即使是文革时期的一些作品，只要他抒发的感情是真诚的，我们就无权指责其虚假：“红太阳 / 已经不红了 / 可他的光辉 / 还会被人铭记。”艺术潜力挖掘的肺腑之音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用后来的批判否定当时的真诚不是科学的精神，好在，我们不再夸大艺术力量对于一个阶级的颠覆，但文艺服从于政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陶渊明如果官场得意也不会“采菊东篱下”，仙游桃花源，山青水秀中隐喻的也是躲避政治的政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在这歌舞升平的盛世，鲜血淋漓绝不会成为描写的主体。尽管指出肮脏 龌龊是为了证明阳光的明媚，只不过这种体裁要比其它形式更为直抒胸臆，且不说直抒胸臆不是直接胸臆，除了我所说的胸怀，个人的素质，性格是这种诗歌体裁能否感染他人的主要原因。一个整天顾影自怜、无视他人苦痛的人，不会加入“大江东流”，“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艺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作品，不能有感召力，也不可能生命力。”我说特殊就特殊在这种气质上。和其它形式同样的是需要细腻的感情去感染读者。1984年城市改革刚刚拉开序幕，《工人日报》发表了我的长诗《改革之歌》，我说“是谁把百米冲刺 / 挤进了马拉松的跑道 / 阳光下，虽有许多误解 / 却不允许角落里 / 再戴血的镣铐”。二十五年前《中国青年》面对文革遗风发起“人生的路你怎么越走越窄”的讨论时，我在黑龙江大学两千多人参加的诗歌朗诵会上大声疾呼：“郁闷无神 / 只是有所堵塞 / 承认有病 / 但不是癌。”大学生略有沉寂后，忽然间爆发长时间的掌声，尔后几里长街相送；面对承前启后的大好形势，我在《世纪之歌》中阐叙“所以，我们把往昔叫做热爱 / 所以，我们把今朝叫做澎湃 / 所以，我们将前进的方式 / 叫作继往开来。”请原谅我，一时不能引用他人的诗句说明，在广告大战盛行的今天，这是一颗可以理解的心。1999年和2001年中国作协的领导参加了我的几次诗歌朗诵会，两千多人的“北方剧场”过道上都挤满了人，门票炒到600元一张，你相信诗歌吗？去年6月哈尔滨话剧院朗诵我歌颂100名革命烈士的专场，宣传部分票不够，很多学校、机关拿着支票肯求，哈尔滨市公安局动用百名警察维持人多座少的会场及演出时的泪花、掌声，你能相信诗歌吗？“七·一”过后的“十·一”长假，各大大专院校学生到新华书店排队购买《党旗下的诉说》，全国文艺书市创当天发行

榜首，致使一版再版，你能相信这是诗歌吗？连从不相识的文艺报摄影导刊的成东方先生买到诗集后立刻去新华社配发照片以整版推出，你能相信这是诗歌吗？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我在《黑龙江日报》发表整版长诗《世纪之交的诉说》（中央电视台已播）开篇写道：“白帆浩荡/我们示威着信仰/烈士不屈的遗风/将万里长城/都披成挽幛/写一首世纪之交的畅想/亦欲悲壮天纵/扛起一角祖国/思维难过和痛苦/收回浪费与铺张/我说所有的哲学/都不高深/几枚导弹/就会令你/读懂天下文章。”工厂、机关、学校、军营，连监狱的犯人都在排练，你能相信这是市场经济下的诗歌吗？抒国家之喜怒，写人民之哀乐，是这种体裁的特殊功能。如同对号入座一样，内容决定形式，它所能起到的，是其它形式可以补充却是代替不了的。这一切都发生在人们认为诗歌十分不景气的今天，你能相信北国名城哈尔滨发生的故事吗？我说，恐龙可以绝迹，诗歌没有末日，因为它是人类抒发情感的工具。所以，作为百花园中的一秀，政治抒情诗也不难找到它自己的位置，而在于真诚的驾驭。对于生活燃起火焰般的热情，燃烧自己，再去感动别人。无论这种载体，还是那种载体，诗歌应该也必须在人们痛苦的时候让人们看到光明，在前进的时刻再跃马扬鞭。这样，人民就需要它，读者就热爱它，这也许就是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浅解吧。

记：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六十周年的日子，也是诗歌界、文艺界重新学习延安文艺精神的最佳契机。您认为，今天的诗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继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革命诗歌传统，以什么样的姿态进行诗歌写作？

陈：其实，这是一个最不好回答的问题。时代的差别，年龄段的距离，境遇的不同，决定人的心态不同。但是，作为高级动物的人最基本的思维就是天良，这是十分朴素的。人民是衣食父母，我必须关心人民的歌唱。所以，诗人必须摒弃小我，视野容进整个民族社会，培养自己高尚的品质，不能根据自己的感情经历而左右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和人民感情的热爱。现实生活是复杂的，个人的情感是渺小的。在历史前进的伟大进程中要说：“我用不幸当家园/送走有幸与人谈/征订的读者是知音/就用豪情做凯旋/人生多少如意处/一成顺心九成难……”。其实，还是应该按着毛主席所讲的“要让感情起变化”，才能使“我们所写的东西，

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去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过去无论如何，历史终于给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平等竞争、凭能力生活（写作）的这么一个时代。存在决定意识，这也可以佐证感情起了变化。你说，无论科技怎么发展，也不会决定十三亿人民的主观感情，如果人民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不拥护了，国家掌握的原子弹能在本土爆破吗？毛主席的伟大更在于他肯定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所以我要终生歌唱人民，歌唱人民的悲欢离合，和由人民决定的国家的风雨阴晴。这也许就叫做“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去提高”，这也许就叫做触摸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诠释极左时期“要写革命文，先做革命人”的口号，我认为做人和做文是相辅相成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卑鄙小人能写出光照千古的诗章，秦桧累死也写不出“八千里路云和月”。观世界风云看我微观局部，从苏联“卫星上天、红旗倒地”阐释世界观的作用，今天和昨天不同，延安时期和现在不同，褒贬的内容决定着作者的立场。站在历史的高度，揭示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时代本质的内在联系。这是一个全球风云变幻，神州歌舞升平的时期，在做群众学生的观察中，体会失学、入学、下岗、上岗的国家冷暖。所以，我们要以诗人的独特思维，从哲学的角度提示人们，社会正在前进，昂扬是社会的主体形象。你不关心国家的冷暖，作为阅读主体的人民凭什么关心你的哼哼叽叽。这样，你的作品在经意不经意之间给人哪怕一点小小的感受，你也就进入了进步的诗歌写作姿态。政治抒情诗如此，其它文学体裁亦是如此。我写了很多爱情短诗，《北京晚报》曾用一个整版与我对话，你恨离开你的人还不是因为爱吗？“酷爱你/是定了我的死期/因为你不爱我/减去徒刑/岂不是撤走了/通向虚无的天梯/爱你是一座监狱/期满释放/我也不会脱去囚衣/所以，并不渴望/你将无期变为的有期。”境界不是伪装能够抵达的，你不能受到挫折就要掐死美好，争取美好的只能是奋发图强，活成一条风景线，苦难永远是昨天，这是细腻的个人情感中的积极因素。说到粗犷的广义之爱：“人民需要遮热/我就是烈日下的一把汗伞/人民需要降雨/我就捧出青春之火/加入云天的电闪/劈向没落/你是钢刀/杀向腐朽/我做利剑/你是露珠奶着禾苗/我决不做夕阳/把失望送给傍晚。”诗坛泰斗臧克家老人在十八年前针对我的作品评价“关注社会矛盾，笔端触向政

治问题，对前进的社会给予积极影响，读之使人振奋。”惭愧的是我还距离遥远，但是方向，也是姿势。如果，你认为故弄玄虚，就不是我的浅薄了。

记：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您是用生命写作，用生命筑诗的诗人。您能结合诗歌的创作，描绘自己在诗海中磨砺的感受和体悟吗？或者是第一首诗发表的情况吗？

陈：这个评价高了，愧不敢当。但我想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人花钱去买挫折，可一旦经过痛苦，就会形成千金难卖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帆风顺往往容易浅薄，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炫耀着曾经经历。几岁的时候就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老榆树颤抖在/结钱儿的春季/绿化和出材/仅是新的赋予。”歌手付笛生唱过我写的“绿野上挖过婆婆丁/蓝天中放过童年梦/饥寒交迫人不倒/冬夜里听惯了西北风/家乡啊，爱你越多恨越多/不该给你那么多唉叹声/如今回报养育恩/先唱一曲山水情……”的歌儿，尽管这样，墨色的夜里，仍有“东方红”的重复。从小受人们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崇拜和热爱的熏陶，文革时期，十几岁的我作为“半拉子”的劳力，生产队里繁重的劳动没有阻止我对诗歌的信仰，每逢春季犁杖划开复苏的泥土，社员们手持一种叫做点葫芦的原始播种工具，像和尚敲着木鱼一样把种子敲到田垅，而后我又用脚把土埋在种子的上面再踩结实，这种工序叫做“踩格子”。那时干农活儿也有红旗陪伴，毛主席语录高唱，开始与土啦咋打一辈子交道的我，那种乐观的精神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尽管“喂墒子”的农活累得我起不来炕，可少年的梦中仍然有诗做伴，凭着咀嚼生活的细节，学着推敲形象给予的启示，真的在梦中写下了那乐观带有诗味的稚嫩。一九八一年我在黑龙江大学讲座时把同学们乐得前仰后合，谈不到磨砺，却是一个时代给我的乐观辛酸，更是缪斯钟爱于我的生活使然，这就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一张铁犁一把桨/一面红旗一片帆/毛泽东思想是东风/公社五月好比出征的船/点葫芦敲响跃进鼓/五洲风雷响耳边/铧尖描出丰收垄/四海波涛涌心间/毛主席挥手指航向/为革命种地心中甜/扬鞭跃马唱战歌/点红大地犁红天……”这首小诗发表在《黑龙江日报》已经三十多年了，每每想起，初航的浅陋显而易见，钟情于生活爱还依然。所以，我说，尽管人家大队领导的孩子开上了拖拉机，有势力的仓库保管员的后代也当上了赤脚医生。对

于一个凭着工分儿挑起全家生活重担的我，清晨两点钟起来趟着露水摘菜，西葫芦秧上的硬刺儿将腿肚子划得血红，黄瓜架、豆角架淹没了我矮小的身躯，5点钟又去铲地、歇气儿睡在潮气蒸腾的大地的强体力劳动，没有让我悲观厌世。怀着对诗歌的向往与热望，望着老鼠洞里掏出来的黄豆，口水里掺着多少感激。就是在那样的艰苦岁月（凭着贫农社员的身份），我一年都会在省市报纸上发表十几首小诗，没有那么一段长长的乡村风雨，就没有今天我与您的谈话。

记：您能谈谈自己的诗歌历程和诗学体验吗？

陈：从刚才我对您的倾诉中，您已经晓得我的底色着在人民公社时期，如果说也叫步入诗坛，未免有点滑稽。其实，那时全国没有一家诗刊，主要在过年过节的报纸上的副刊发点诗歌，至于功力、艺术都谈不到了。如同八十年代在哈尔滨各大专院校里流传我的那首《不是诗人的诗》里提到的：“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哪成想，祖坟冒了青烟／出了个做诗的人……”社会的变化改变着我的境遇，阴差阳错决定着人的一生。虽说这中间有过忽冷忽热，我还始终没有改变初衷。在《诗林》诞生的1984年，为庆祝我写了一首长诗，其中说道：“在事业上，只有诗能救我自己／最重的毁谤／也抹不去我在诗的里程上／那最浅的足迹……”你知道，包括我们《诗刊》复刊时，全国各地的作者投稿都要有单位的政审介绍信的。我在哈市第一医院当过医生，一年都开几十封介绍信，就是不见作品发表，倒是和管公章的小姑娘混熟了，差点没在一起过日子。总之，我的生活轨迹是与诗编织在一起的，我也坦言受益于诗，什么时节我也不会说诗的坏话。在农村我不发表作品，进不了城，在城里工作单位党委书记兼市卫生局的副局长又是个写格律诗的诗人，自然偏爱于我。随着声誉的高涨，又被省委组织部调到黑龙江日报做编辑、记者……没有诗歌作为我进击的武器，我是无力敲开城市之门的。但我反对用诗人的桂冠同政治机遇相提并论，更鄙视把自己的境遇算在诗歌的账上。我提到得益于诗，但你还应知道在当今上级讨论干部升迁时，一提是个诗人组织部门还十分慎重呢！中国文里的形象什么时候背离过从政之道呢！诗歌虽说只是文学领域里的一个品种，它的高贵，它的历史能够让一个民族骄傲至今，任何人的诋毁、任何人的贬扬又算得了什么！只要你抒发的是心底之真诚，诗歌本身就是裁